



留學生文學與下一代人

於梨華過去寫的留學生文學，大都是台灣留美學生為原型，我於1982年5月她與夫婿歐立文(Vincent O'Leary)經港往內地訪問，在她下榻的九龍華國酒店，曾與她有一次深談。

她對中國留學生及其後代的人生軌迹有較深刻的了解和精闢的見解，茲擇錄如下——

於梨華覺得留學生文學——也即是無根的一代，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，歷經六十年代，到七十年代的初期為止。

1972年以後，世界大局變了，中國跟美國也有來往，很多生活在美國的華人就有認同的問題——認為可以跟中國認同。

他們從前在美國飄浮，現在可以回去了，有的人願意的話也可以在中國生根。可是有的人發覺，回去以後也生不了根，儘管這樣，他們重回美國以後，感情方面也跟前不太一樣了。

於梨華從1974年中期開始，就想到根的問題——當時還是很「心理」，譬如說你心裏認同我的根在中國，你可以從這個出發點寫東西，情感也有所歸屬；如果你的根在美國，從那個出發點，也可以寫很多東西。

所以從1974年的中期，於梨華對有根無根的想法也有點改變。

還有一點，從七十年代中期開始，她比較注意到留學生的下一代問題，就是她的子女這一代

的問題。他們根本沒有根這個問題，他們是完全百分之百跟美國認同的。於梨華在1975年到後來，對留學生他們這一代有各方面的接觸，比她1975年以前接觸的面更廣、也更深。她說，她的孩子到了這個年齡，他們是完全植根於美國的，可是他們對中國的文化背景也很敏感。

他們這批人，不但在科技、自然科學方面，要打入美國社會，而且有很好的成績，現在有很多人文化、藝術、音樂方面等已經深入美國社會了，他們是代表「美裔華人」，而他們與父母一樣是屬於華裔的。

他們慢慢感覺到，儘管他們是在美國土生土長，他們還是中國人，所以，在他們意識形態上面，不像我們狹義的認同，他們有廣義的認同。他們大都還把現在所取得的一些成績、成就，歸功於他們美籍華人的父母。

他們之中有很多只是十七八歲的孩子，便得到了科學獎、學業成績優異獎等等，這些孩子們後來在演講的時候，總是說因為我們的父母是中國人，他們對我們的教養，與西方家庭的孩子教養不一樣，所以我們才有今天的成績，一大半要歸功於我們這些父母，因為他們完全是中國人，他們對我們的教養是中國方式的，對我們督促很嚴格，對我們的功課管得很緊。

這裏的「他們」也包括了梨華。(側寫於梨華之四)



爽姐私語

林奕兒

小時候住大鵬村，隔籬是鑽石山，大鵬村住了些演藝人，如姜大衛一家、喬宏一家，他們住的是大平頂石屋，是那村有錢人。我們住一排三間兩層的石屋，我家住其中一間的下樓，也不知怎可以住那麼多人，一房一廳父母和當時四兄弟姐妹，其他小弟弟未出生。

大鵬村村口有個不細的停機坪，那裏是修飛機的，所以大鵬村又叫飛機庫，小時候早已見過大飛機，也算見識到多少世面呢！隔籬的鑽石山是否有鑽石不得而知，卻記得有個大觀片場，也因為爸爸在大觀片場工作，所以搬大鵬村靠近返工，再之前爸爸在土瓜灣宋皇臺××片場工作，上班由大鵬村步行到宋皇臺。

鑽石山有街市、有舖頭仔，我們「斗零」可以去舖頭仔睇麗麗的電視。那裏還有一間我至愛的食肆，是建在鐵皮屋的，那便是至今仍為人們熱捧的詠葵園！

細個儲幾蚊去那裏吃碗超正的擔擔麵，已經是非常豐富同滿足，大吃一餐，詠葵園搬去黃埔，我們繼續捧場，他們家分了一間在黃埔，由楊王小玲主理，另外一間在鳳凰新村消防局對面的四川麵館，

浴佛節

由楊老太主理。兩間店各有特色，我是兩間都去幫襯，同樣吃得開心滿足。

新店以新人事新作风管理，除了本來的詠葵園，旁邊多開一間巧膳坊，開始時做更精緻的四川菜，後來楊太覺得推崇素食也是她所願，所以把它改成素食館。

楊太是位非常投入工作的老闆，且除了飲食服務之外，每年回饋社會的更是一波又一波，她不在單在香港做，也在中國內地做，不停在香港內地奔波！

今年農曆四月有閏四月，之前因暴動、疫情，四月初八的浴佛節大家都不敢動，完全沒有任何活動。直至閏四月初八，我被邀出席楊太的浴佛節慶典，才醒來了這一天是多麼珍貴，此慶典由楊王小玲巧德主發起，恭請了五位法師，包括釋達達法師、釋道行法師、釋頓覺法師、釋定明法師、釋見甜法師，為疫情為社會安定，為心靈洗滌誦經祈福！楊太告知下一次的閏四月要38年後才會出現。所以咱們這一天的活動，是非常珍貴也！

浴佛節當日巧膳坊老闆娘楊太，除了與高僧們帶頭祈福外，更以精緻可口素食，免費提供參與之功德師兄弟姊妹們分享！



楊太正進行浴佛儀式。



難為了興趣班導師

湯禎兆

因為疫情關係，各式各樣的興趣班均大受影響，看新聞報道，有一些興趣班導師事急馬行田，出任外賣送貨員有之，出任的士司機有之，甚至爭逐巴士每天的清潔兼職工作——「搵食艱難」，絕對是最佳的現實生活寫照。

此所以在停課期間，我和太太堅持的方針，是只要能夠「復班」，都會盡量讓孩子快些上課重拾正軌。之前因為「限聚令」的嚴格規控，又或是場地受限而未能營運等因由，當然無法上課，但一旦導師宣布可以復課，我們均立即為孩子安排，既可為導師生計畫一分力，也同時可以讓孩子平衡單調乏味的停課生活，絕對屬一舉兩得的安排。

孩子目前的繪畫班已回復常軌，只不過變成4人一節的小班上課模式，反而效果明顯有所改善提升，無論構思及畫質均大有進步。乒乓球班參加了一陣子，囿於孩子自己教授方式及風格不太受落，他對提出不再上課，我們也順他意而行。

反而之後導師不斷作「奪命追魂Call」，可見真的處於水深火熱的境地。至於游泳，只要屋苑的泳池重開，我們也打算立即聯絡教練重啟私人課堂。

感受最深的肯定是足球班，因疫情關係，球場至今仍未重啟，而且「限聚令」看來仍未有鬆綁的一天，要全隊重聚共操，似乎仍然只能期待又期待。幸好足球班的教練，一早已推出網上教學課程，首先貫徹小班教學的原則，一節只容6、7名學員，而且足足有3名教練跟課。1位負責實時示範動作，另2位則作監督，看清楚鏡頭下各學員是否能跟從指示完成動作。其實人力資源及成本極大，但也可說是疫情下最貼心的安排，當然在1小時的課節外，學員一定要每天練習所教授的動作，下星期上課時才不致被教練嚴加訓斥。

我在旁也為教練打氣鼓掌，因為他們的盡心盡力，孩子也不致放下動力，甚至每天都記掛要練習的責任，真的是停課期間意料之外的收穫。

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黑龍江篇旅順軍港之二

大地遊走 周齡齡

來到旅順軍港，我從高處俯瞰這美麗的港灣，想到她竟為旅順帶來滅城之禍，不禁悲從中來……

悲痛中深思細想，我們說旅順軍港是沉魚落雁、閉月羞花的美女也絕不為過啊，您看，她真有傾城傾國的能耐；為了掠奪她，日本和俄國兩亞歐帝國大動干戈，引發歷時18個月，死傷達30萬人的日俄戰爭（1904年2月—1905年9月）。旅順軍港地扼西北太平洋地區要道，地形險要，易守難攻，更是天然不凍港；但她一直頂天立地，光明磊落落立在中國土地上，與日本俄國又有何關係呢？

我們先從俄國說起吧：17世紀，俄國在內力行政改革，一躍成為當時世界強國。為擴張版圖，掠奪資源，俄國銳意控制遠東。為此，俄國建造西伯利亞鐵路，及營建海參崴港。美中不足的是，海參崴地處寒帶，只能在夏季運作。俄國要控制遠東，必要尋求一個位於太平洋的全年不凍港，供其艦隊使用。旅順軍港，就是俄國一直虎視眈眈，伺機要把她吃進肚子裏的大肥肉。

但這塊快要被俄國吃進肚子裏的大肥肉卻在轉瞬間被人叨進了口裏，究竟是誰吃了豹子膽，竟敢把當時位列世界強國的大肥肉搶走？

原來，這叨了豹子膽的就是當時國勢剛冒頭，但在世界仍寂寂無名的亞洲小國——日本。日本明治天皇於1876年推行改革維新，國勢日強，於是訂立「要征服全世界，必先征服中國；要征服中國，必先征服滿蒙（東北三省）」的擴

張侵略國策。

1894年，日本終於按捺不住了，向中國發出狠狠的第一炮，挑起甲午戰爭。甲午戰爭中國戰敗，被迫簽訂馬關條約，條約訂明整個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。

遼東半島位處中國東北遼寧省南部，面積近15萬平方公里，土地富饒，資源豐富；重中之重的，遼東半島上那地扼交通要道，地勢險要，令日本垂涎三尺的旅順軍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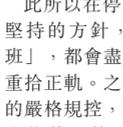
日本要把旅順軍港吃進肚子，俄國的大肥肉要丟了，怎麼辦？火冒三丈，心急如焚的俄國立刻夥同德國、法國（他們同樣不想日本得到旅順藉以坐大），在馬關條約簽訂後的第6天，三國聯手迫使日本把遼東半島交還中國（中國必須向日本繳付3千萬兩白銀贖回費）。3年後（1898年），俄國以迫使日本把遼東半島贖還給中國有功，迫使中國和俄國簽訂《旅大租地條約》，把旅順軍港和大連這塊大肥肉一口吞進肚子。1900年，八國聯軍攻打中國，佔領首都北京；俄國趁機佔領中國東北，東北成為俄國勢力範圍。

俄國搶佔日本通過馬關條約得來的旅順軍港，其後更進佔整個東北地區，這一連串行動令日本深感屈辱，更懷恨在心。日本自此臥薪嘗膽，盡全國之力發展軍事工業，誓要報此深仇大恨。1904年2月，沉默磨劍10年的亞洲帝國——日本，向霸佔了旅順軍港的俄國守軍施以突襲，挑起為爭奪旅順軍港的亞歐兩帝國大戰——日俄戰爭。

日俄戰爭經過如何？戰爭對我們正踏足的旅順軍港有何影響？請待下星期三就有分曉囉。



旅順的俄式火車站。作者供圖



願賭服輸

趙顯飛

人意表之辭。令人意外的，是這樣一位前途可期的官員，居然倉皇落馬，以巨額受賄之罪，被聽以無期徒刑。驚訝之餘，透過他身邊的人打聽一番，不免唏噓。他平常一心撲在工作上，無暇管教獨子，不成想這個兒子沉迷賭博，常常流連於澳門賭場。輸掉積蓄後，又屢屢欠下大額賭債。作為一個手握實權又極愛惜羽毛的官員，為搭救兒子，利用手中權杖委託幾名商人代為出面出資解決賭債。他涉案總共2,000多萬，其中約1,900萬都是替兒子償還賭債。

還有一位是早年採訪所結識的朋友。善於經營且在當地甚有人望，家資豐厚，在隱形富人如多牛毛的廣東，還不算起兒。我認識他時，他已年近7旬，膝下數個女兒只得一個兒子。天陰之下，各個成家立業，生活優渥。按理說，他的人生只剩下舍命弄孫享清福了。很奇怪，每每餐聚時總見他愁容不展。後來才得知，他最寵溺的兒子，癡迷賭博，常常往返澳門。每次都是興沖沖帶着幾十萬去，灰溜溜帶着幾十萬的賭債回來。

賭錢的債哪有還盡的時候。面對打不得罵不得的兒子，他除了愁自己也別無他法。

第三個便是上過貪污排行榜的李為民。採訪他時，他尚是極木頭的鎮長，謙卑平和的樣子，像極了一枚清官。東窗事發後，眾人才得知，他竟挪用了1.1億元公款頻繁到境外賭博，輸掉了9,000多萬。檢方公布了他的出入境記錄：2000

年至2004年5年間，往返港澳共257次，平均每1次，最頻繁的一個月高達17次。其中，大多都是去光顧賭場。

賭王何鴻燊有一次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直言：「為什麼我不賭錢？一定輸的，我賭它幹嘛？」賭王的話簡單直白。不過貪戀執念一起，豈是簡單的幾句話可以擊退。墜入泥淖中的人，掙扎着掙扎着，就再也無法爬起來。

落子無悔，願賭服輸。

畫壇巨匠林風眠，卻是通過幼年的一次賭博，為自己贏得了人生轉機。

出生於廣東梅縣的林風眠，家裏幾代都以石匠為業，溫飽不濟，貧苦度日。林風眠8歲時，梅縣罕有地舉行了一次彩票大會。不知出於何種原因，這個瘦弱內向的小男孩，居然從一文錢都要掂量半天的祖父手裏，討要了幾個銅板，昂首擠進去買了一張彩票。3天後彩票開獎，林風眠博得頭獎，贏得現大洋1,000元。那個年代，即便梅縣縣長，一年的收入也不過四五十塊大洋。

靠着這筆意外之財，林風眠順利讀完了小學並考取了梅縣中學，他的父親也得以繼續再娶。

1919年，鍾愛美術的林風眠中學畢業後，受同窗好友林文錦建議，一同負笈法國學習美術。由此，這個鄉村少年，開啟了他跌宕傳奇的一生。

這筆博彩贏來的錢實在耐用，11年過去了，還剩下200多塊，成為他留學啟動之資。



白粥情意結

隔天要去機場接一位學者D。他在微信上告訴我他的航班號碼、日期和時間。時間甚早，住在東北部的我得清晨5點從家裏開車出去，才來得及在一個小時後到達位於西南邊的機場接6點15分出來的他。D是我邀請到檳城來給我們「傳經送寶」的學者，我很高興地說好呀沒問題。他接着用文字和我說了一些客氣的話。

隔天清晨我才知道他前一個晚上那幾句沒什麼內容的話，應該是「遲疑的心情」，最後沒有說出他真正的需要。因為他在臨上飛機的凌晨5點左右，我正要出門的時候，給我再來一個微信，這回是沒有客套的直截了當：回頭接了我之後，是否可以找個地方吃白粥？

這算是問題嗎？這麼簡單的事兒，他猶豫一個晚上！怎聽聽起來都不大的問題，沒想到還真是難倒了我。

這讓我想起前幾年自台灣來訪檳城時，向我要求吃粥的作家L。他和同伴在吉隆坡呆了一個星期後，北上檳城。因為是多年老朋友，一見面L開門見山：「今天不要吃餐館酒樓，去吃粥吧。」我認爲他們替我省錢。當然是「不可以不可以」，那麼遠道而來的珍貴客人，怎麼去吃粥呢？

「我們喜歡吃粥，在這裏好多天都沒機會吃到粥。」L這句話打開我塵封的記憶，多年以前到台灣，出版社老總特地請我吃台灣粥。一般人都把吃粥當成一回事，覺得不過喝碗粥，廉價的東西拿來請客不也太隨便，彷彿也輕蔑了客人。老總建議吃粥時，特別說了原因：「許多外地來的朋友都說這裏的台灣粥好吃，我們去試試。」

金黃的菜脯煎蛋上有綠色的羌苜、翠綠的地瓜葉上邊點點紅色枸杞、梅菜扣肉的梅菜是手工醃醬自製、一上桌便聞到梅香鹹魚味

道的蒸肉餅，還有豆腐、小魚乾、脆蘿蔔等等，都是小小一盤，卻從碗碟的精巧和菜式的擺盤見到精緻之所在。是客人不斷叫停停停，不然主人還在拚命點菜。

第二天我跟在台灣的妹妹說老總請我吃台灣粥，妹妹說那家是全台北最好吃，卻也是價格最昂貴的粥店。別看餐廳寫著「吃粥配小菜」，結出來的賬比吃飯還五星價錢。但那真是很好吃的粥。名為吃粥，卻讓人吃出色香味俱全。一接到D的微信，我在開車往機場路上的交通燈，一有機會停下，便到臉書向上面的朋友求救：「請問有誰知道檳城什麼地方可以吃到早餐粥的？」

上一回邀請來的蘇州C教授。住的酒店，早餐選擇讓我們看起來多種多樣，但他就是想吃一碗湯麵，「隨便什麼清湯麵，只要不辣的，或者白粥」，他說。說的時候已經會談結束，是最後一個早餐。我起個大早，到酒店載他去外頭一家小吃吃條麵湯。他說來檳城這麼多天，就那碗條麵湯讓他肚子最實在，是他吃過檳城最美味早餐。本來以為酒店早點備有馬來餐、印度餐、美式早餐、歐洲式早餐，沒想到皆非他所需。

好吧。我想起來了，兩次有關粥的要求，我都缺乏能力辦到，因為在檳城真的找不到白粥早餐的地方。這回以為萬能的臉書大神可以解決問題，所以很放心。D教授一上車，我就跟他說，你稍等，我看一下到哪裏吃白粥。臉書上果然有很多朋友回答，全部綜合起來答案只有一個：檳城沒有地方賣白粥早餐。在想像中輕而易舉，只要有了地點即時踩油，一時三刻便馬上解決D來了3天找不到白粥的煩惱，結果是讓D深感失望的檳城第一次見面。

我以招待蘇州C教授的早飯經驗，先載D去吃一碗湯麵再加一包馬來西亞國民早餐椰漿飯，還叫了馬國人民經典早餐咖啡和烤麵包，但他顯然對後者毫無興趣，靈機一觸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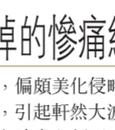
白粥情意結

他要不要喝一杯熱豆漿？他大力點頭說好，我載他在市區繞了一圈，被他發現，在檳城要找一杯現磨的豆漿也不是容易的事。後來就放他在酒店休息。然後我沒閒着，繼續努力找朋友探聽，什麼地方可以提供一碗白粥呢？中國人早餐喜歡喝粥。南洋人習慣兩片麵包一杯咖啡。長年是麵包早餐的人到了中國，才發現早晨一碗熱粥，肚子裏那實實在在的溫度，真的叫人無法不產生幸福溫暖的感覺。不必配大魚大肉，僅僅幾顆花生、鹹菜或四分鹹蛋，如果有一個荷包蛋，那幸福感覺更往上升高。

時光繼續回溯，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到福建莆田，同去的南洋朋友說不要吃酒店啦，我帶你們到外面吃好吃的。在街上走了大約20分鐘，又繞回來，那個時候，路邊沒有賣什麼吃的。結果在酒店吃的早餐。南洋朋友有點沮喪，時間太早了啦。我一邊吃一口紫菜，喝一口白粥，又吃一口菜脯蛋，再喝口白粥，幾顆鹹花生就白粥喝，味道特別香甜，在秋天清冷的早晨，全身溫暖的我感覺自己吃到天下美味。應該就是那個時候開始愛上白粥早餐。

雖然回到家的早餐照樣麵包咖啡，但人到中國，清晨往往被一碗白粥叫醒。別人可能為了趕會議時間需要早起，我則是想起有粥喝趕緊起床，就想悠悠地享受一碗白粥的滋味。很難告訴你白粥究竟是什麼味道，十多二十年來，已經變成一種情意結。這有點像剛進中國時把喝茶當開水解渴，後來，不斷地接觸茶，飲茶、品茶、論茶，從無知到了解以後，漸漸走進「喝茶是茶，喝茶不是茶，喝茶還是茶」的境界。茶文化的審美把道家的自然境界、儒家的人生境界和佛家的禪悟境界也包涵融匯了。這樣的境界關乎歷史和文化呀！

在我的早餐還沒到「喝粥是粥，喝粥不是粥，喝粥還是粥」的境界時，我幫D找到廣東點心店裏賣的魚生粥和皮蛋粥。D很高興又略帶遺憾說，還可以，不過，如果是白粥會更好。



磨滅不掉的慘痛經歷

纂改歷史，偏頗美化侵略者殘暴行為的試題，引起軒然大波，警醒着一方的地方政府必須要正視什麼是正確的教育體制！更要政府拿出堅毅、堅持到底的態度去撥亂反正，這是任何國家及地方政府都會做的國情憲法。

爭拗時，雙方都是各執一詞，但其真實理與歪理，誰對誰錯，答案清明如鏡，因為有良知有血性的，根本就知「正邪早已定分界」，不會有半點含糊！

說起侵略者當年的惡行，塗炭生靈，視人命如草芥的殘暴的歷史事實，筆者倒記憶一件親身經歷的事情。話說多年前筆者為好友監製製作的一部電視劇擔任監製助理工作，並要照顧劇中演藝人的大部分事務，其中一位是演藝界著名的日本演員，他跟不少圈內外的演藝人員合作過很多影視作品，由於語言問題，筆者跟這位日籍演員（以下稱他為A君），平日是以簡單的英文、普通話作交談溝通；但入劇組十天後，A君突然來找筆者，表示有事情只想單獨告訴筆者，筆者看見A君有一瞬間的「驚恐」眼神，然後他用英文單字說：「Blood! Many Blood。」原來A君「夢魘」見到很多「血」的場面，令他感到不安。於是筆者馬上將事情告知監製好友，第一時間為A君安排入住市區的四星級酒店，之後監製好友跟筆者說：「我們劇組現在住的酒店，一街之隔的公園內豎立了一座『烈士陵園』石碑。」筆者此刻才心領神會A君的「夢魘」從何而生。

事實上因工作忙得不可開交，筆者還未來得及在酒店附近走走看看，並不知道有「烈士陵園」存在公園已經很多年；不過，當知道此事時，坦白說筆者當時腦海出現這四個字「國仇家恨」（曾經的），戰爭帶給人類有着永遠磨滅不了的極大傷痛！



水過留痕

纂改歷史，偏頗美化侵略者殘暴行為的試題，引起軒然大波，警醒着一方的地方政府必須要正視什麼是正確的教育體制！更要政府拿出堅毅、堅持到底的態度去撥亂反正，這是任何國家及地方政府都會做的國情憲法。

爭拗時，雙方都是各執一詞，但其真實理與歪理，誰對誰錯，答案清明如鏡，因為有良知有血性的，根本就知「正邪早已定分界」，不會有半點含糊！

說起侵略者當年的惡行，塗炭生靈，視人命如草芥的殘暴的歷史事實，筆者倒記憶一件親身經歷的事情。話說多年前筆者為好友監製製作的一部電視劇擔任監製助理工作，並要照顧劇中演藝人的大部分事務，其中一位是演藝界著名的日本演員，他跟不少圈內外的演藝人員合作過很多影視作品，由於語言問題，筆者跟這位日籍演員（以下稱他為A君），平日是以簡單的英文、普通話作交談溝通；但入劇組十天後，A君突然來找筆者，表示有事情只想單獨告訴筆者，筆者看見A君有一瞬間的「驚恐」眼神，然後他用英文單字說：「Blood! Many Blood。」原來A君「夢魘」見到很多「血」的場面，令他感到不安。於是筆者馬上將事情告知監製好友，第一時間為A君安排入住市區的四星級酒店，之後監製好友跟筆者說：「我們劇組現在住的酒店，一街之隔的公園內豎立了一座『烈士陵園』石碑。」筆者此刻才心領神會A君的「夢魘」從何而生。

事實上因工作忙得不可開交，筆者還未來得及在酒店附近走走看看，並不知道有「烈士陵園」存在公園已經很多年；不過，當知道此事時，坦白說筆者當時腦海出現這四個字「國仇家恨」（曾經的），戰爭帶給人類有着永遠磨滅不了的極大傷痛！

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因為疫情關係，各式各樣的興趣班均大受影響，看新聞報道，有一些興趣班導師事急馬行田，出任外賣送貨員有之，出任的士司機有之，甚至爭逐巴士每天的清潔兼職工作——「搵食艱難」，絕對是最佳的現實生活寫照。

此所以在停課期間，我和太太堅持的方針，是只要能夠「復班」，都會盡量讓孩子快些上課重拾正軌。之前因為「限聚令」的嚴格規控，又或是場地受限而未能營運等因由，當然無法上課，但一旦導師宣布可以復課，我們均立即為孩子安排，既可為導師生計畫一分力，也同時可以讓孩子平衡單調乏味的停課生活，絕對屬一舉兩得的安排。

孩子目前的繪畫班已回復常軌，只不過變成4人一節的小班上課模式，反而效果明顯有所改善提升，無論構思及畫質均大有進步。乒乓球班參加了一陣子，囿於孩子自己教授方式及風格不太受落，他對提出不再上課，我們也順他意而行。

